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Michel Strogoff:
Moscou-Irkutsk
沙皇的信使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石漠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Michel Strogoff:
Moscou-Irkutsk
沙皇的信使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石漠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皇的信使/(法)凡尔纳(Verne,J)著;石谟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法国卷.第7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32-7

I.沙… II.①凡…②石…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783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沙皇的信使

作 者 (法)凡尔纳

译 者 石 谟

责任编辑 陈 平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32-7/I·2195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沙皇的信使

第一卷	2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11
第 三 章	19
第 四 章	25
第 五 章	37
第 六 章	45
第 七 章	51
第 八 章	59
第 九 章	66
第 十 章	72
第十一章	81
第十二章	92
第十三章	101
第十四章	109
第十五章	117
第十六章	125
第十七章	133
第二卷	140
第 一 章	140

第 二 章	148
第 三 章	160
第 四 章	169
第 五 章	177
第 六 章	184
第 七 章	193
第 八 章	201
第 九 章	210
第 十 章	219
第十一章	226
第十二章	234
第十三章	242
第十四章	250
第十五章	258

突破封锁

第 一 章	264
第 二 章	269
第 三 章	274
第 四 章	280
第 五 章	286
第 六 章	291
第 七 章	295
第 八 章	300
第 九 章	307
第 十 章	313

沙皇的信使

第一卷

第一章

“陛下，又接到一封新电报。”

“从哪里来的？”

“托木斯克。”

“这个城市以远的电线都被切断了没有？”

“是的，从昨天开始已全被切断了。”

“将军，每隔一个钟头给托木斯克拍一封电报，并且随时派人前来汇报。”

“是，陛下。”基索夫将军回答说。

这段对话是在凌晨两点进行的，当时新宫举办的晚会正值高潮。

一天晚上，普雷沃布拉扬斯基与保罗斯基的乐队始终在不停地演奏着波尔卡舞曲、玛祖卡舞曲、苏格兰舞曲以及华尔兹舞曲等，这都是从保留节目里仔细挑选出来的最好的曲目。一对对男女在新宫各个异常华丽的大厅中翩翩起舞，距新宫只有几步之遥的是“老石头屋子”，那儿以前曾上演过许多悲剧，今天晚上舞曲的乐声在这儿不停地回荡着。

新宫里的大元帅在副手们的帮助下负责晚会的各项工作。大公们与他们的副官，以及宫中的侍从与军官，都自己进入舞池。穿戴华丽的大公夫人，

还有身穿盛装的女侍们，也给这个古老的“白石头城”中文武高官的妻子做出了榜样。因此，当波罗涅兹舞曲奏起的时候，这种舞曲在这样的场合的重要性几乎像民族标志一样，客人们不论身份高低，都开始了这种颇有节奏感的舞步，玻璃的反射让一百多盏枝形吊灯射出的亮光更为夺目，由于这灯光的照射，绣着许多花边的长裙和佩着一枚枚勋章的制服相互交错，使人目不暇接。

真是一场盛大的晚会呀！

这些达官贵人和穿戴得珠光宝气的贵妇与这个大沙龙——新宫的各个大厅里最漂亮的一个比起来真是毫不逊色。灿烂辉煌的圆屋顶上，镀金饰物的光彩由于年代久远而看上去更加柔和，好像天上数不清的星星。窗帘与门帘全是锦锻制的，皱褶时起时伏，光影错综交叉，非常好看。灯光给所有的锦锻都加了一层暖色，只有沉重布帘的角落里仍然是黯淡的。

从外边穿过巨大的半圆拱形玻璃窗望去，整座大厅灯火辉煌，喧哗不已，长达几个小时，因为玻璃上带着一层轻微的水汽，因此里边的灯光变得柔和了，好像一场大火的反光，和外边宁静的黑夜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吸引了没有跳舞的客人的注意力。当他们站在窗前的时候，能依稀可见几座钟楼，尽管不是很清楚，不过黑夜里它们巨大的轮廓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出来。在雕花的阳台下，他们看到许多哨兵将枪背在肩上，静静地来回走动，尖顶头盔上饰着羽毛，映着大厅射出的灯光如同火焰一般跳动。巡逻兵在石板地上踏着节拍走来走去，听上去比跳舞的人们在大厅的地板上踏出的节奏都准。从不同的哨位上时常传来几句哨兵的应答，有时候还可能有一声号角混入乐队的和弦中，以致一片和谐的旋律里冒出几个洪亮的音符。新宫正门前更低处，在窗子映射出去的一道道光里，一片片黑影显现出来，那是几只顺流行驶的船，江水通过路灯的照射摇曳不定地反着光，冲刷着新宫浸在水中的最低的几级台阶。

舞会的首要人物，晚会的主人，也就是基索夫将军称为陛下的那个人，衣饰简单，穿着一身近卫军军官的制服。这绝非因为他做作，而是因为不喜

欢追求豪华服饰，他的装束和他身边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经常这副打扮在随从们的簇拥下出现在大厅中，随从当中有格鲁吉亚人、哥萨克人与勒斯吉安人，也都穿着绚丽多彩的高加索制服，看起来颇有气派。

这个人身材高大，态度温和亲切，面色沉稳而冷静，不过却紧蹙双眉。他由这堆人走到另外一堆人，但极少讲话。不管是年轻客人们轻松快乐地说笑，还是达官贵人或欧洲首要国家驻当地的外交使团成员们的较为认真的谈话都无法引起他的注意。这些眼光锐利、喜欢察言观色的政治家当中，有几个人从主人脸上发现了忧愁的迹象，其中的原因他们无从知晓，可是谁也不敢针对这件事去问他。

显然，这个人不愿意让他心里的忧愁为晚会造成丝毫影响。因为他是为数很少的、几乎全世界都在思想上对他惟命是从的一位君主，因此，舞会的兴致片刻都不曾减弱过。

但是，基索夫将军将托木斯克拍来的电报交到这位军官手中以后，只等着他告诉自己可以走了，然而后者一直是一言不发。他已经收到电报，并且看完了，但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不禁将手放到了佩剑的护手上，然后又将手放到面前，他好像感到灯光太亮了，准备用手遮一会儿，以便自己能够更专心地想事情。

“那么，”他将基索夫将军叫到一扇窗前，随后接着方才的话说，“我们由昨天起，就和大公联系不上了？”

“不错，陛下，并且使人担心的是，电报或许不久就连西伯利亚边境都很难通过了。”

“不过阿慕尔与雅库茨克各省的军队，还有越贝加尔省的军队，不是已收到了立刻朝伊尔库茨克进军的命令了吗？”

“这项命令是通过近期一份电报下的，我们已经把它传到贝加尔湖以远地区。”

“那么叶尼塞斯克、鄂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与托布尔斯克省的政府，

自从敌军进攻以来，我们和它们一直保持联系吗？”

“是的。陛下，它们能接到我们的电报，并且现在，我们可以肯定，鞑靼人尚未入侵到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以远地区。”

“有关叛徒伊万·奥加莱夫，有没有他的消息？”

“没有，”基索夫将军回答说，“警察局长很难确定他是不是已经跨过边境。”

“立即将他的相貌特征发到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叶卡捷琳堡、卡西莫、秋明、伊希姆、鄂木斯克、埃拉姆斯克、科利凡、托木斯克以及所有线路依旧能够通到的电报局去！”

“我立即吩咐人完成陛下的命令。”

“请不要向别人泄露这件事情。”

将军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表示立即照办，随后鞠了个躬，在人群里不见了，马上便走出了大厅，没有谁发现他离开了。

军官又怔了片刻，不过马上就觉察到自己的失态，恢复了镇定，走到那些军人与政治家们当中去，他们在各个大厅中三五成群地凑在一块儿聊天。

虽然近卫军军官与基索夫将军的谈话很短，不过他们所谈的事情并非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尽人皆知。确实，人们没有公然谈论此事，就连偷偷的议论都没有，由于没有人允许他们开口。不过对边境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几个重要人物已或多或少听说了一些事。无论怎么说，此事只有极少人知道。甚至外交使团的成员都没有相互谈论这件事，但现在有两位客人却在轻声议论着，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一些比较确切的消息，这两人即没穿制服，也没戴勋章，看上去没有任何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

那么多显赫人物都没有怀疑的事情，这两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是怎样知道的呢？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用什么手段？无人知晓。难道这就是他们身上的先见之明，莫非他们有未卜先知的本事？难道他们有另一种器官，能够超越平常人的界限，比平常人站得高、看得远吗？难道他们有特异功能，因此能够得到秘密消息吗？难道是因为他们长时间把新闻当饭吃，最终习以为常，

居然得到了一种惊人的能力吗？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这两个人一个从英吉利来，一个从法兰西来，身材又瘦又高，后者像普罗旺斯的任何一个南方人一样，长着一头棕色的头发；而前者的头发呈红色，好像兰开夏的一位绅士。盎格鲁-诺曼底人呆板、沉着、认真，动作很少，言语也不多，仿佛是一根有规律的弹簧，他只在弹簧松开时才开口说话，打打手势。恰恰相反，高卢-罗曼人则性格急躁、活跃，说话的时候嘴巴、眼睛与手都运用起来。他用几十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而在他谈话对象的脑子里，却好像只有一种永恒的模式。

对他们在体态上所表现的差别，甚至连最不擅长观察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一个擅长察言观色的人，在稍微认真地看了这两个人以后，却能够很明白地说出他们生理特点上的不同，假如说法国人是“只凭眼睛”，英国人则是“只凭耳朵”。

的确，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视觉器官因为常常使用而变得特别敏感。某些魔术师只通过一个迅速而敏捷的切牌动作，或只在塔罗纸牌被排列的一刹那，便能够辨认出一张其他人都来不及认出的牌，而这个法国人就有这样的本事，并且水平相当高，也就是所说的“眼睛的记忆”。

相反，那个英国人却好像特别善于耳听八方。假如他的听觉器官曾经对某个声音留下过印象，那他便永远都不会忘掉，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也同样能在千千万万的声音中将它辨认出来。他的耳朵当然无法像有些动物的耳朵一样活动，这种动物的耳廓都很大；不过，既然科学家们发现，人耳是“几乎”不动的，那我们便可以这样说：我们提到的这个英国人的耳朵不停地竖起来、拧起来、斜过去，在极力搜索着不同的声音。但这种运动只有自然学家才能够看出来。要提醒大家的是，他们敏感的视力与听力对他们的职业很有用处，由于这个英国人在《电讯日报》当记者，这个法国人则是个通讯员，要说是什么报社的通讯员，他没有说，而当人问到的时候，他一直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他与“他表妹玛德莱娜”通信。总而言之，这个法国人尽管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却非常认真和精明。他聊起来海阔天空，可能是

为了更有利于掩饰他打听消息的目的，他从来没有忘掉自己的本分。他说那么多话甚至有利于掩饰他内心的想法。和他在《电讯日报》的同行比起来，他或许更为严守秘密、更为小心认真。这两个人参加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夜在新宫举行的此次晚会，都是作为一名记者来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向读者报道消息。

不必说，这两个记者都很高兴被派到这儿来执行任务，他们善于像白鼬一样快速出击，去猎取最使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害怕，更不能阻拦他们成功，他们有干这行所不可缺少的无法指摘的镇静和名副其实的勇敢。在这场抢新闻的障碍赛中，他们是最优秀的逐猎者，当他们迈过一道道障碍物，蹚过一条条小河，越过一个个斜坡的时候，他们的热情就像真正的运动员一样，或者“第一”，或者去死！

况且他们的报社对他们并不在乎金钱——金钱是到现在所知道的具有最高报道率的、最迅速的、最让人喜闻乐见的新闻要素。应该补充一点，考虑到个人名誉，他们都从来不翻过别人私生活的围墙去窥视或窃听，只有在发生关于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行动。总而言之，他们的工作便是采写最近几年人们所谓的“政治军事大特写”。

但是，如果认真地看一看，便会看见他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事件，特别是事件的后果，他们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观察与判断。但是，因为他们毕竟是用巨大的代价去冒天大的危险，并且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辞辛苦，因此我们最好别去责怪他们。

法国记者叫阿尔西德·若利韦。英国记者叫哈里·布朗特。他们不久前才彼此认识。他们到新宫来参加晚会，目的就是想在自己的报纸上报道它。按理说，他们性格不同，另外同行之间不禁会彼此嫉妒，因此他们之间应当格格不入才对。可是，他们并没彼此回避，反倒试探对方是怎样看待当天新闻的。说到底，这两个猎人是在一片场地里打猎。从一个人手中漏过去的猎物，可能被另外一个人打到了，因此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们也愿意彼此交流一番。

就这样，这天晚上，他们都拭目以待。的确，他们也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即使只是一次猎获野鸭的游戏，”阿尔西德·若利韦想道，“也可能有枪响与火药味的。”

这两位记者就这样在舞会上谨慎地彼此攀谈和试探起来。

“的确，先生，今天的晚会简直太好了！”阿尔西德·若利韦亲切地说，他认为自己应当用这句真正的法国话打开话题。

“我已发了一封电报，说：漂亮！”哈里·布朗特镇静地回答说，无论联合王国的公民想对什么东西表达敬仰之情，总是用这两个字。

“但是，”阿尔西德·若利韦补充了一句，“我认为应该告诉我表妹……”

“您表妹？”哈里·布朗特打断他同行的话，用一种惊诧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不错，”阿尔西德·若利韦继续说，“我表妹玛德莱娜，我正是在与她通信！她愿意迅速确切地知道一切发生的事情，我表妹！因此我认为应当告诉她，在这场晚会上，好像有一阵乌云，令陛下满面愁容。”

“我认为他喜气洋洋。”哈里·布朗特答道，他或许准备隐瞒他对此事的真正想法。

“那么，您肯定在《电讯日报》的专栏中也写‘喜气洋洋’了。”

“是的。”

“您是否还记得，布朗特先生，”阿尔西德·若利韦说道，“一八一二年发生在扎克雷特的事？”

“我记得就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历历在目，先生。”英国记者答道。

“那么。”阿尔西德·若利韦接着说，“在一次给沙皇亚历山大举办的晚会上，有人前来向他报告，说拿破仑与法军先头部队不久前已经渡过尼也门河，但是，皇帝并没从晚会上走开，并且，虽然这一消息至关重要，也许完全可以让他失掉整个帝国，他也没使自己表现得太过忧愁。”

“正如我们的主人方才的表现一样，当基索夫将军向他报告，说边境和

伊尔库茨克省府之间的电话线已经被切断的时候，他丝毫没有表现出惶恐的神色。”

“啊！您还发现了这一细节？”

“当然！”

“而我，我对这个知道得很清楚，既然我最后一份电报一直发到乌金斯克。”阿尔西德·若利韦有点儿自豪地说。

“我的电报只发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哈里·布朗特不是很高兴地回答说。

“这么说，您也知道，已经向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军队发出命令了？”

“当然，先生，并且还有一份电报发给托布尔斯克省府的哥萨克人，让他们集结武装。”

“简直准确极了，布朗特先生，这些办法我也知道，请相信，我天真的表妹明天便会了解一些情况了！”

“就像《电讯日报》的读者一样，他们同样会知道的，若利韦先生。”

“是的！大家将看见正在发生的事情。”

“大家也将听到有一些怎样的传闻！……”

“一场使人感兴趣的战役等待我们去参与，布朗特先生。”

“我会去的，若利韦先生。”

“那么，我们也许会在一片场地上再次相遇，那儿或许不像这间大厅的地板一样安全平稳！”

“不这样安全平稳，是的，不过……”

“不过也不这样滑！”阿尔西德一面说，一面抓住他的同事，后者在倒退时险些摔倒。

说完以后两位记者便分手了，知道了一个人根本没比另外一个人强，两个人都非常满意。的确，这是一次他们两个人的比赛。

这时候，大客厅隔壁的门开了，里边有几张很大的餐桌，上边摆着美味佳肴，以及无数昂贵的瓷器与金质碗碟。中间的那张桌子是让王子、王妃和

外交使团的成员们用的，正中间有个熠熠生辉的器皿，它是由伦敦买的，是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在这件出色的金银器作品四周，许多的餐具由于枝形吊灯的映照而光彩耀眼，它们都是塞夫勒的手工工场生产的。

然后，新宫的客人开始走向饭厅，准备吃夜宵。

这时候，基索夫将军又来了，他迅速地走到近卫军军官身旁。

“情况怎样？”军官像上次一样，迫不及待地问。

“电报已经无法通过托木斯克了，陛下。”

“立即派个信使！”

军官走出大厅，进入隔壁一间大屋子。这是个办公室，在新宫一角，里边简单地陈设着几件老橡木做的家具，墙上有几张画，另外还有几张署名为贺拉斯·韦尔内。

军官仿佛缺氧一样，突然一下子把窗子打开，随后来到大阳台上，呼吸这迷人的七月夜晚中的新鲜空气。在他面前，月光照着很大一片围成圈的设防区，里边耸立着两个大教堂、三个宫殿以及一个军火库。设防区四周各矗立着三个小镇：基台-哥罗德、白洛依-哥罗德以及泽姆利亚诺依-哥罗德，是偌大的欧洲人、鞑靼人或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城市上空可以看到很多塔楼、钟楼和清真寺的尖塔，还有三百个教堂的圆屋顶，教堂的屋顶呈绿色，上边有银色的十字架。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在月光的映照下微波荡漾。这所有的一切形成了一幅怪异的镶嵌画，形形色色的房屋就镶嵌在这周围十里的辽阔地域中。

这条河是莫斯科河，这座城市是莫斯科，这块设防区是克姆兰，而这个交叉双臂、紧蹙双眉、入神而漫不经心地听着新宫传来的声音在莫斯科旧城上空回响的近卫军军官，就是沙皇。

第二章

这场晚会是沙皇为重要的文武官员以及莫斯科的显赫人物举办的，他之所以在晚会正值高潮时忽然离开新宫大厅，是由于这时候在乌拉尔山边界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毫无疑问，一场恐怖的叛乱正令俄罗斯遭受威胁：西伯利亚自治诸省有可能脱离俄罗斯的统治。

亚洲俄罗斯，也可以说西伯利亚，面积大概有一百七十九万平方公里，居民大概有两百万人。它西起作为亚欧俄罗斯分界线的乌拉尔山，东到太平洋沿岸地区。南面是土耳其斯坦与中国，这两个国家与其边界线不是很明显；北面是北冰洋，由喀拉海一直到白令海峡。它被分为许多总督府或省，比如托布尔斯克、叶尼塞克、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和雅库茨克；它还包括两个区——奥克荷斯克与卡姆兹察特加——还有两个国家，现在已经在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吉尔吉斯人的国家与楚克齐人的国家。这块辽阔的草原地区由东到西跨越的经度超过一百一十度，它是罪犯和政治犯的流放地。

在这块辽阔的地区，有两名总督代表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比较大的一个驻扎在东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茨克；另外一个驻扎在西西伯利亚的首府托布尔斯克。两个西伯利亚之间由秋那江分隔开。

这些广大的平原上连一条铁路也没有，而其中有几个平原的确很肥沃。许多珍贵的矿山之间也没有相连的铁路，这些珍贵的矿产令西伯利亚大片土地的地下比地上更富饶。到那儿去的旅客们夏季乘四轮客车或四轮货车；冬季则乘雪橇。

电信联系是西伯利亚东西边境之间仅有的一种联系方式，它由一条八千

多俄里（八千五百三十六公里）长的电报线联系。这条线出乌拉尔山以后，经过叶卡捷琳堡、卡西莫、秋明、伊希姆、鄂木斯克、埃拉姆斯克、科利凡、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乌金斯克、伊尔库茨克、维尔克那-奈尔兹琴克、斯特林克、阿尔巴西那、布拉各斯坦克、拉德、奥尔洛姆斯卡亚、亚历山德罗夫斯科耶，一直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一个字用六卢布十九戈比，就能将消息由这端传到另外一端。从伊尔库茨克将有一条线分出来，连到蒙古边境上的恰克图，从那儿一个字用上三十戈比，邮局便会在十四天内将电报从那儿传到北京。

就是这条由叶卡捷琳堡直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电报线被切断了，最先是在托木斯克往东，然后，托木斯克与科利凡中间的线路也被切断了。

所以，当基索夫将军又一次向他汇报之后，沙皇就回答了下边几个字：“立即派个信使！”

沙皇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纹丝不动地站了片刻，这时候门再次开了。警察局长在门口出现了。

“进来吧，将军，”沙皇语气生硬地说，“对我讲一下你所知道的有关伊万·奥加莱夫的情况。”

“这个人物相当危险，陛下。”警察局长答道。

“他曾经有过上校军衔，对吗？”

“是，陛下。”

“他是个很聪明的军官吗？”

“很聪明，不过也很难控制，并且他野心相当大，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拦他。因为他参加了几次阴谋，大公殿下把他革职并且流放到西伯利亚。”

“那是在什么时候？”

“两年前。在半年流放以后，他获得了陛下的赦免，因此返回了俄罗斯。”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再回到西伯利亚去吗？”

“不，陛下，他去了，不过这次他是自愿去的，”警察局长答道。然后，